

文獻堂

之山西雜 霍勉齋集（二） 石器為代

傳于珠三角各地是（明）霍與瑕 撰 國立編譯館



非嶺南之西樵也

似世之西樵也當湛子講席五

中大科之名幾與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

之山西樵 霍勉齋集（二）石器爲代表

佈于珠三角各地是（明）霍與瑕 撰 域出現社會



霍勉齋集卷之十一



南海霍與瑕著

十三世孫 有光 重梓

世光

十二世孫進芳校字

序

送郭海門序 庚戌

東田子謂勉齋子曰吾黨海門郭子奉皇命以爲使於
屏服順道以南歸在都人士咸爲詩送之詩有述叙古之
遺也敢屬吾子勉齋子曰甚矣瑕之陋於辭也謹君子奚
是之見委焉瑕聞之交情莫貴於厚道志莫善於詩旅處

莫難於別遊子莫樂於歸士莫榮於將 皇之命也海門
子爲 天子使下詢侯甸乘肥策駟錦茵玉食以交賓客
之禮於藩邦不亦榮乎關山脩遠乘傳于征梓里萱庭可
計日覲也不亦樂乎海門子與諸君子聚首京華翱翔太
學爲日久矣一旦離羣而索居目斷郵亭之望神傷楚水
之歌其爲別也不亦難乎諸君子之賦別也或爲古風或
爲近體或爲五七言歌行之屬凡以道思紀興而榮郭子
之行也其爲辭也不亦善乎其爲情也不亦厚乎夫行之
榮也歸之樂也別之難也辭之善也情之厚也是五者由
人心生也心作爲意意達爲聲聲長爲詠詠協爲詩詩積

爲什先王由是觀風焉古之道也諸君子之贈海門子之別也亦猶行古之道也東田子曰然然則吾子可獨無辭乎於是勉褰子揚袂而爲之歌歌曰輿有旌馬有鈴君子于邁皇度維貞輿有輻馬有絡君子于邁式勤且恪昔我之來與子聯舟今子歸矣胡使我獨留北風颼颼山川悠悠送子遠行我心則憂

橋門別意卷後序

庚戌

贈別古有諸曰有之富者以財仁者以言自上代以來莫之或廢矣贈別以詩歌古有諸曰有之燕燕之賦其思淒其詞戚渭陽之賦其思遠其詞悠是雖感觸異情欣憂殊

調道思識別其歸一也乃若勞遠役於皇華詠逶遲於四
牡穆微風於碩誦慰永懷於好音茲則吉士禎周葩章麗
國颯颯乎王朝之雅不可尙矣吾廣鶴溪李君自德慶來
京師卒業太學驅車南返邦之人士爲詩贈之積成卷帙
聲律各異體製不同然以寫離索之幽悃發慷慨之素抱
則未始有二致焉嗟夫此其古道之遺歟或曰詩三百篇
自夫子刪正而後綴聲雅韻寂然無聞蓋世降彌卑格調
滋下殆氣運使然也余竊惑焉詩之用也以通天地以貺
神明以秩彝倫以察理亂是故哲王謹之君子學焉聲以
平淡爲高辭以中倫爲上苟徒格調之殉則亦淺乎云爾

朋友人之大倫也敦信履厚則世道昌藏心不測則飄風
起故伐木詠而周禮興棄弓奏而王綱解歡愛怨怒感發
甚微風化盛衰於此焉繫豈徒格調之云乎鶴溪君稟醇
篤之至性負爽俊之逸才與人交露肺腑信厚著於鄉
里游太學人咸愛而親之故橋門之別之贈也惜之歸厚
之流也勗之行信之答也若是而方諸伐木之歌友生和
平之什亦何卑之有余故曰此其古道之遺歟

甘泉湛師八十九賀序

甲寅

惟茲三十有三年十月十又三日是爲吾師甘泉先生八
十九歲初生之度我在門人士咸升堂而稱觴焉於是與

瑕揚袂起舞申之以龍德之歌以爲先生壽於戲先生壽矣或曰吾觀於先生額濶而方頤豐耳長瞻視熒煌笑語敦詳衛武之年步履康強真壽相哉與瑕子曰信有之然吾聞人之壽也以氣壽未聞以形壽或曰吾觀於先生恭默寡言瞬養息存容舒色澤晬然盎然二五太和以充以完殆氣壽者哉與瑕子曰信有之然吾聞至人之壽也以神壽氣壽其凡也或曰吾觀於先生動而常靜明而用晦性怡情閑棲遲物外飄飄然若蓬島之仙遨遊乎三清之界殆神壽者哉與瑕子曰信有之然吾聞太上之壽也以道壽神壽其凡也或曰先生早受學於江門志篤思深渾

渾沉沉一十三年歲月侵尋釣臺光霽以弄以吟先生之道有本矣有本宜壽與瑕子曰美哉乎然未知先生之大或曰先生學優登庸德施彌彰出使南交島夷來襄作人成均柱石巖廊柄政留都有赫其光天德王道對時敷揚膏此下民風及四方先生之道厚矣厚於道宜壽與瑕子曰美哉乎然未知先生之大或曰先生於夫子之道步趨羹牆祖述憲章整齊六籍有紀有綱放淫距謬非老折楊開我後人亦孔之章於萬斯年與日同光先生之道高矣道高宜壽與瑕子曰美哉大矣然未知先生之由大或曰然則先生之道何如與瑕子曰未易言也曷觀之孔孟乎

曷觀之堯舜乎曷觀之天地乎夫道至於天極矣天生人
人生心心生性性生道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
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乾元亨利貞其在典謨爲天叙爲天秩爲惟精惟一
其在尼叟爲繼善爲成性爲無言無隱其在軻書爲知天
爲事天爲勿忘勿助合天人徹上下一內外兼大小歷萬
世而不敝者道之至也惟先生從事於勿忘勿助之間以
致力於惟精惟一之學以上邇乎無言無隱之教渾然者
其大德也窮神者也燦然者其小德也知化者也窮神者

善繼志者也合四德之全者也知化者善述事者也體四德之精者也傳於江門傳此者也施於天下施此者也垂教於萬世垂此者也無內無外無小無大無上無下無古無今一以貫之是先生之道也是故先生之言曰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合天人之教也又曰宇宙與我通一無二宇宙之化卽我之化徹上下之教也又曰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中外判焉分崩離析一內外之教也又曰曷爲合一在執事敬德行道藝超凡入聖兼小大之教也是先生之教也通乎孔孟通乎堯舜通乎天地與天地同大大之至也與天地同久久之至也故曰先

生以道壽夫得道斯得神得神斯得氣得氣斯得形矣或人茫然者久之曰乃今知先生之所以壽

秋風惜別叙送葉霞江歸東莞

予觀李唐百家之詩送別之詞何其多且都也渭城朝雨其思清以婉桃花潭水其意悠以深一封書寄其義重以周天入滄浪其詞淒以壯至於斷城南之腸回薊北之首折灞陵之柳傷楚水之春凡皆怨離惜別情之不能已也嗟夫斯其古之遺厚乎蓋余讀國風而知古今人情之大致也送舅氏者賦渭陽別淑慎者歌飛燕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視后世豈甚相遠哉或者廼謂刪后無詩吾殆不

深信也今歲己未之春嶺南東莞葉君霞江偕黃君靜軒
至止京師自春徂夏聯床接席情意膠漆如也暑退天清
秋風漸起葉君幡然有南歸之思莫能留也於是黃君烹
鳧載酒會同鄉之彥送之河之干別思不禁黃君爲之歌
連月予爲之歌流鶯黃君再歌燕臺予爲之嗣歌微露又
爲之歌滄海年兄鶴臺劉君爲之歌芳塵小谷岑君爲之
歌粵秀燕石黃君爲之歌東郊凡皆怨離惜別情之不能
已也詩成卷帙靜軒謂予宜叙述作者之意且以廣求大
方家之製作以贈葉君之歸云予乃叙之曰凡音之起由
人心生也古之遺厚也

送城南陳年兄任南海序

己未七月十日

凡今蒞官之難莫難於縣之令上自督撫巡按布政按察
太守大吏數十咸臨監之十牧九羊牽頭曳尾辛酸鹹苦
脩嘗少有滑甘此承事之難百姓戶婚田土夏稅秋糧丁
料徭差催科稱納毫釐不得其平則賄讒並興此處分之
難積年之吏胥老于其局之書手終日伺候其左右案牘
雜遝牌票消沉參錯左半目卽落其弄皂隸倚比爲奸張
牙舞爪吮噬齊民此明察糾緝之難乃若省城之邑百司
之所都也衆奸之所會也爲令者每晨奔走大吏之門勤
力困瘁自終朝至于日昃僅足以治其駿奔登降唯諾之

踈節計治事之最日不能以數刻若是而望其治之進職之脩則又其難甚難甚者也或曰然則附郭之邑其終不可爲理歟曰書有之思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寧難者事也易之者人也惟我年兄城南陳君以清才厚養光顯于明廷觀政于西曹受知于天官茲簡爲廣州之南海尹我秋官君子同年弟兄惜其別而慶其行也僉謀曰別之有言行之有贈古之道也我二三子將何以贈陳君或曰余觀陳君簡靜溫默人也凡承事上官貴給簡違給處分繁劇貴佞靜違佞明察貴辨溫違辨糾緝貴決默遺決陳君其難哉與瑕子曰嗟夫信有是是陳君之所以易也簡以

霍勉齋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立隅隅以立敬敬以立儀儀以立度以此承事何尊而不
格靜以生定定以生虛虛以生明明以生照以此處分何
繁而不剴溫以起和和以起易易以起親親以起愛以此
明察何情而不達默以定信信以定義義以定威威以定
軌以此糾緝何奸而不殲是故御天下之繁莫如簡制天
下之動莫如靜彰天下之理莫如溫肅天下之譟莫如默
陳君善此四者是陳君之所以易也諸君子曰旨哉是可
以贈陳君與瑕子曰余始見陳君陳君咨余以南海之政
余未及對而反問志焉陳君曰何謂也瑕曰將爲繭絲將
爲保障將爲政刑將爲德禮有其志者成其事者也陳君

曰嗟夫士幼而學壯而行固將有以福澤生民也余時竊覘陳君有慨然勃然之色殆勇於仁者也夫有仁有勇以統四善進於治教之純可也雖每日治事數刻裕如矣何難於南海諸君子曰旨哉是可以終贈陳君

贈方次周出知寧州序

已未七月望日

已未季夏次周方君受天子寵命出知寧州過與瑕子而問別焉曰何以贈我與瑕子曰余與君棲遲於江湖雲水之間念斯年矣君年長我利第先我學識歷練優我我將求益之不暇何以贈君瑕觀君之居鄉黨也閉門潛脩惟古篇籍是樂棊奕博局之戲一無所好飾身勵行未嘗